宋元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五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補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水心學案下

水心文集補

所謂覺者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是已夫是理豈不素具而常存然而無形無色人必穎然獨悟眇然獨見耳目之聰明心志之思慮有出于見聞之外者不如是不足以得之養是覺也何道將一趨于問學而不變責難于師友而不息先義而後利篤于自爲而不苟于爲人于是死生禍福齊焉是非邪正定焉

人之大倫天下國家之經紀咸取極焉三代之後世遠俗壞士以利害得喪為準的雜糅其思慮紛汩其聰明喜相玩怒相寇障固其公共者使之狹小闔闢其專私者而更自以為廣大于是獨悟特見之士覺于道而達于世昏然為天下大迷夫以一人而覺一世之所迷合一世以咻一人之所覺方交鬭而未已而異端之說至于中國上不盡乎性命下不達乎世俗遂以聰明為障思慮為賊顛倒漫汗而謂之破巢窟頹弛放散而謂之得本心以愚求眞以麤合妙而卒歸之于無有是大異矣然其覺是也亦必穎然獨悟朌然特見聰明思慮有出于見聞而後可士徒厭夫雜糅紛汩之為累遂舍而求之者十九嗚呼道德仁義天命人事之理不可以有易也夷夏之學不可以有亂也

以世俗之覺蔽其中而又以異端之覺奪其外則理之素具者闕而常存者隱矣范東叔覺齋記

祖望謹案東叔學佛者也

佛之學入中原其始固爲異敎而已久而遂與聖人之道相亂有志者常欲致精索微以勝之卒不能有所別異而又自同于佛者知不足以兩明而又失之略也李之翰中洲記

程氏誨學者必以敬爲始予謂學必始于復禮禮復而後能敬敬亭後記

祖望謹案此是水心宗旨然非敬何以復禮敬乃所以復禮也水心言之倒矣宜乎東發非之

雙傳衰歇而士之聰明益以放恣夷夏同指科舉冒沒淺識而

深守正說而僞受交責于一室之內以是心爲殘賊夷佛疾疢也科舉痒痾也 朱先生祠堂記

世之論嘗曰吏必設學而教且養人最急不知吏當先自教且自養急有甚于人者燭物之知淺察己之功不深意則以教且養者厚民實則以教且養者病民且自一令長以上所關于民設活成敗不可豫測若但暨數十屋而官輩數十士而飯而曰教養盡是矣何其易也故明恕而多通吏之所以自教節廉而少欲吏之所以自養少欲則民有餘力多通則民有餘情然後推其所以自養者亦養人廉推其所以自教者亦教人恕此忠信禮義之俗所由起學之道所由明也 瑞安縣學記

浴沂風雩近時語道之大端也學者懸料浮相其樂鮮矣 風雩

堂記

學不自身始而曰推之天下可乎推之天下而不足以反其身可乎妄想融會者零落而不存外爲馳騖者纍鄙而不近未至于聖人未有不滯于所先得而偏受者孔子進參與賜皆示之一貫今觀曾子最後之傳終以籩豆有司之事爲可略是則唯而不悟者自若也子貢平日之媿終以性道爲不可得聞是則疑而未達者猶在也且道無貴而苟欲忽其所賤學無淺而方自病其不能深乎　溫州學記

周衰不復取士凍餓甚者幾不活矣孔孟不以其不取而不教也孔孟之徒不以其不取而不學也道在焉故也後世取士矣師視其取而後教之士視其取而後學之夫道不以取而後存

也信州學記

梓材謹案謝山所節王氏困學紀聞有一條引水心葉氏云周衰不復取士孔孟至道在焉故也與此複出刪之

三代遠矣今有政而不知學孔孟遠矣師有道而不知統長溪學記

翹材穎質將進于道必約以性通以心肝脾胃腎無恣其情念慮思索無撓其靈則偏氣不勝而中和全其學必測之古證之今上該千世旁括百家異流殊方如出一貫則枝葉輕而根本重宜興縣學記

學之高深無窮子貢爲衞將軍語弟子行而孔子笑曰汝爲知人矣爲言夷齊趙武士會老萊子羊舌大夫等皆洙泗以前人也士不暴行古人積習彌長而去近以足己難哉劉東溪集序

梓材謹案下有陰陽精義序一條移入晦翁學案

力學莫如求師無師莫如師心易蒙之義曰山下出泉泉之在山雖險難蔽塞然而或激或止不已其行終爲江海者蓋物莫能禦而非俟夫有以導之也故君子以果行育德人必知其所當行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于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得其所當行決而不疑故謂之果行人必知其所自有不知而師告之師不吾告則反求于心心不能告非其心也信其所自有養而不喪故謂之育德然則求其心而已無師非所患也

送戴許蔡仍王汝序

不徒善其身者以人治身不以身治人 送林子柄序

文者言之衍也古人約義理以言言所未究稍曲而伸之爾其

後俗益下用益淺小爲科舉大爲典冊雖刻襮損華往往在義理之外力且盡而言不立　周南仲集序

浮屠以身爲旅泊而嚴其宮室不已以言爲贅疣而傳于文字愈多予所不解　法明寺敬藏序

佛學入中國其書具在學之者固病其難而弗省也有胡僧教以盡棄舊書即己爲佛而已嗚呼佛之果非己之果爲佛子不得而知也予所知者中國之人畔佛之學而自爲學倒佛之言而自爲言皆自以爲己即佛而甚者至以爲過于佛也是中國人之罪非佛過也今夫儒者不然于佛之學不敢言曰異國之學也于佛之書不敢覩曰異國之書也夷衛狄技絕之易耳不幸吾中國之人以中國文字爲其學爲其書草野倨侮廣博

茫昧蕩逸縱恣終于不返 宗紀序

梓材謹案此下有一條移入廬陵學案

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盡獲者此莊佛氏之妄也魏益之獨守其悟百聖之戶庭虛矣 陳叔向志

龐蘊夫婦破家從禪至賣漉籬自給男女不婚嫁爭相爲死殍屠世世記之以爲超異奇特使皆若蘊則人空而道廢釋氏之徒亦不立矣 鮑清卿夫人志

梓材謹案此下二條一移入蒙山學案一移入象山學案

諸儒以觀心空寂名學默視危坐不能有論詰猥曰道已存矣 朱處父志

梓材謹案此下一條移入象山學案

閩足下欲行天下求世外之道舊讀柳子厚文愛其送婁圖南序使世之君子畔其道以從異學勞而無成者可以自鑑正使不勞而成固與龜蛇木石無異願足下深惟之 與戴少望

梓材謹案此下一條移附丁少詹傳後

垂論道學名實眞僞之說古人以學致道不以道致學道學之名起于近世儒者其意曰舉天下之學不足以致道獨我能致之云爾其本少差其末大弊 與吳明輔

老子之徒矜大者老氏可耳將以示爲士者可乎天地定位也人物定形也壽夭貴賤可約而推也愛惡苦樂可抑而濟也人之爲天地天地之爲人統氣御形而謂之道者非也 老子說

四十二章質略淺俗是時天竺未測漢事採摘大意頗用華言

以復命非浮屠氏本書也夫西戎僻阻無有禮義忠信之致彼浮屠者直以人身喜怒哀樂之間披析解剝別其眞妄究其終始爲聖狂賢不肖之分蓋世外之論也與中國之學豈可同哉世之儒者不知其淺深猥欲強爲攘斥然反以中國之學左右異端而曰吾能自信不惑者其于道鮮矣 題張君所注佛書

梓材謹案此條鮮矣下有蜀人范東叔至其所知止于此乎八十九字移入止齋學案

六經語孟舉世共習其魁俊特者乃或去而從老佛之說歷神虛霍相與眩亂甚至山棲絕俗不食灛飲以守其言異哉老子文雕說序

古人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近世以心通性達爲學而見聞幾廢狹而不充爲德之病 題周子實所錄

讀書不知接統緒雖多無益也為文不能關教事雖工無益也篤行而不合于大義雖高無益也立志而不存于憂世雖仁無益也 薛子長

欲折衷天下之義理必盡攷詳天下之事物而後不謬 題西溪集

水心外集

今天下之士惟嘗材桀行者乃或叩關言邊而明見利害之人則皆深念根本 治勢篇

慈溪黃氏曰此陰不滿于同甫諸人

理財與聚斂異今言理財者聚斂而已故君子避其名而小人執理財之權自古聖賢無不理財必也如父共子之財而權天下之有餘不足柰何君子不理而諉之小人 財計

古者養士而後取今不養而取之當因今之學以取士而務養其心　士學

用兵必用詐自孫武始武入楚暴師不返既越伐吳敗于檇李無救于國今其氣燄與起若將與聖賢並稱而右科學生誦其書是以不仁之心相授況今淮以北皆吾民方當流涕以對之倘安用武之術數十年來天下士好奇而言兵者尤奇皆中一時之欲而不顧天下之利害必也實言乎不多殺人邦本不搖無暴征橫斂而將得人則兵可用　兵權

王政之壞始于管仲而成于商鞅李斯若桑宏羊又管商所不屑至唐之衰取民無所不盡又宏羊所不屑為壞之也非一人之力則復之也非一人之功聖人不千歲而一起不繼世而皆

遇故與陋俗言王政終不合 管子

莊周知聖人最深而玩聖人最甚不得志于當世而放意狂言其怨憤最切然而人道之倫顛錯而不敘事物之情遺落而不理以養生送死飢食渴飲之大節而付之儻蕩不羈之人小足以亡身大足以亡天下流患蓋未已也 莊子

唐虞三代上之治爲皇極下之教爲大學行之天下爲中庸漢以來無能窮之者今世之學始于心而三者始明然唐虞三代內外無不合故心不勞而道自存今之爲道者務出內以治外故常不合 皇極大學中庸三論總述

王安石理財法桑宏羊劉晏所不道蔡京之法又王安石所不道及經總制錢等法蔡京亦羞爲之 經總制錢論

慈溪黄氏曰水心論恢復在先寬民力寬民力在省養兵之費其言哀痛激切然後總一篇卒歸宿于買官田則恐非必效之方也世降俗漓法密文弊民之不可一日與官接猶羊之不可與虎羣也豈獨官民爲然衣食稍裕之家以其田使人佃之所經由不過一二顏情稔熟之奴隸而已不勝其田主之苛取奴隸之姦欺矣至于富貴之家以其田使人佃其苛取其奸欺甚至虐不可支有舉室而逃捐命以相嚮者矣顧欲官買田而民佃之邪水心先以溫州爲準欲繞城三十里內買其田一半計穀九萬八千一百二十五扛以養兵二千七百二十二人監官吏卒掌之者七十六人鄉官保甲催之者七十人作米者百二十人出納期會下至春箕若帚之

貫無不會計曲盡謂可孔免擾民然必監官鄉官吏卒甲頭人人水心世世水心其人則量租可無斛面納租可無貫錢催租可無摧剝不然則今世官取斛面往往倍正斛將盡三十里所出不足以供租之半納官租之費一石不下數貫既盡三十里所出又須別營錢以納之吏卒催租雞犬爲盡徒虧官額以飽私囊倍納之外又將不勝其橫擾而且立法之細亦多難久如監官廳子月支錢二貫果足以贍其養乎催租甲頭歲支穀一扛果足以償其勞乎脚子三十名無給則家食而官作乎大抵人情之于剝民如蚊吮血有隙胥會監官一員必增監門必增斗面必置機察江湖乞丐之輩必于勢要挾書求爲司門爲斂口爲催租官況于吏卒何可豫防

官租之羸既倍吏卒之擾又煩佃戶逃而追業主業主逃而追親鄰地荒民散能保四境之不蕭然乎

水心語

三江謂吳淞江青龍江揚子江吳人習于水事者云 補

附錄

先生嘗言于孝宗曰今天下非不知請和之非義然而不敢自言于上者畏用兵之害也以爲一絕使罷賂則必至于戰而吾未有以待之也其敢自言于上者非可用以當敵也直媒以自進也以臣計之和親之決不可爲審也而戰亦未易言然雖絕使罷賂而猶未至于遽戰者蓋戰在敵使之不得戰在我所當施行者有次第焉 補

陳同甫與吳益恭書曰四海相知惟伯恭一人其次莫如君舉自餘惟天民道甫正則耳伯恭規模宏闊非復往時之比欽夫元晦已朗在下風矣未可以尋常論也君舉亦甚別皆應刮目相待正則俊明穎悟視天下事有迎刃而解之意但力量不及耳此君更過六七年誠難爲敵獨未知于伯恭如何徐居厚卓然自要立腳亦與其他士人不同補

水心學侶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別爲龍川學案

靖君劉先生愚

劉愚字必明龍游人太學釋褐第一教授江陵府外遷安鄉令乞致仕先生行己恭與人敬節堅而志厲學必是古尤邃講說

能自淺入深㓨人聞者欣朗開達年八十三卒觀文殿學士何公卒嘗同舍故學徒共諡曰靖君參水心文集

雲濠謹案萬姓統譜載先生與葉水心項平甫講論不倦以隱居學道爲樂云

龍圖項平庵先生安世

侍郎陳先生景思並見晦翁學案

徵君王誠叟先生綽

王綽字誠叟永嘉人也有氣節于書無所不讀其年輩與水心相等折節從之而水心以爲畏友趙汝談嘗薦之不就其門人有戴許蔡仍王汝亦皆嘗學于水心而端明尤焴祕書薛象先著所著有春秋傳記及王徵君集雲濠案謝山劄記作王誠叟集先生卒于水心之後永嘉諸老至是盡矣補

梓材謹案先生折節從水心而水心以爲畏友是未以及門蓄之也故列徵君于葉氏門人之前

水心門人 季節三傳

司業陳篔牕先生耆卿

陳耆卿字壽老號篔牕臨海人嘉定七年進士官至國子監司業吳子良稱其文遠參洙泗近探伊洛周旋賈馬韓柳歐蘇間疆埸甚寬而步武甚的葉水心見之驚詫起立爲序其所作以爲學游楊而文張晁也水心既歿先生之文遂巋然爲世所宗著有論孟紀蒙篔牕集又修赤城志雲濠案讀書附志載篔牕初集三十卷續集三十八卷亦無傳本今所存者十之一二四庫著爲十卷與赤城志收入集部今祀鄉賢祠

王大田先生象祖

王象祖字德甫臨海人學于水心水心所謂塵垢拭杯案者也

其文簡古老健雖陳賞悤亦畏之非有所見不下筆吳荆溪而下蔑如也和厚嚴重學邃行高守令欲見不可得真文忠公德秀極重之有故人作相先生已寢疾猶稾數千言規正之其憫時憂世之心如此時論比之蘇明允龐德公魯仲連云先生頗不喜同時論學者嘗有詩云臯夔周召佐中古蕭曹房杜輿漢唐因事因時修治效不談道學又何妨是則頗近同甫一派議論不盡本于水心也修

王東谷先生汶

王汶字希道黃巖人警敏刻勵常師事水心又師王誠叟取周易蒙卦之義以名其齋因購古今載籍枕藉讀之已而豁然有悟援筆爲文日數千百言伯仲陳耆卿吳子良之閒所著有東

谷集

丁少詹先生希亮

丁希亮字少詹黃巖人也負奇氣拊躬誓志自以爲不至于所至不止三十一歲從葉水心學于樂清同門之士以其議論夸大相與背笑之而水心亦以其讀書有數年已長微砭厲之然先生雖俯視一切而頗自悔少學不力踰晝夜讀書爲文不啻如嚴父師在旁程督之又明年變名字從陳同甫于永康同甫驚曰是人目犖犖神諤諤非妥帖爲學徒者且吾鄉里不素識得非巖穴挺出之士耶又未幾從東萊于明招則一時碩師良友名言奧義貫穿殆盡嘗服補褐而食蔬薄手鈔成屋于是縱筆所就詞雅意確論事深眇皆有方幅水心亦歎曰不圖少詹

學脩博文脩工淹識練習纖細並入非人力所及也卒以歲日二三酉治其家餘輒歷山航海一夕竟去僧坊民舍隨所棲止雖在千里外家事伸縮不失尺寸不幸四十七歲遽卒有丁少詹集修

附錄

水心與書曰少詹自負太過慕爲豪傑非常之行輕鄙中正平易之論而多爲驚世駭俗絕高之語未嘗不太息也世間秖常理君臣父子夫婦朋友賓主之大倫也慈孝恭敬友悌廉遜忠信之大節也所謂豪傑卓然興起者不待教詔而自能不待勉强而自盡耳至于以機變爲經常以不遜爲坦蕩以窺測隱度爲義理以見人隱伏爲新奇以跌蕩不可羈束爲通透以多所

疑忌爲先覺此道德之棄材也讀書之博秪以長傲見理之明秪以遂非故不願少詹如此補

侍郎方先生來

方來字齊英孔嘉人從水心學登開禧第教授安豐軍時黃幹爲通守又師事焉知吳江縣以薦除監察御史遷左司諫面對乞早建儲及條事皆剴切除起居郎擢權兵部侍郎知漳州朱晦庵昔守是郡北溪陳淳從之學前守建龍江書院乃于側建道源堂祀晦庵以淳配奉祠歸里景定中推恩特除寶章閣待制

梓材謹案先生本孔嘉吳子量高弟詳見周許諸儒學案

正字周山房先生南

周南字南仲吳縣人十五六時覩吳下問學止科舉心陋之一往旬日輒棄去凡五易師而後登水心之門初若無所論質已而耳改目化氣竦神涌古今事物錯落高下不以涯量頓悟捷得常以世道興廢爲己重憂時傷國老校小史引坐深語其洽身端行拱立尺寸程準廉節整飭水心于吳下弟子以先生爲第一成紹熙元年進士對策自宮掖以至塵肆無不及也而最切于時論者曰陛下聰明爲小人蔽蒙有三一曰道學二曰朋黨三曰皇極夫仁義禮樂是爲道問辯講習是爲學人不知學學不問道皆棄材也古人同天下而爲善故以道學爲名之至美者小夫諸人不能爲善而惡其異己于是反而攻之曰此天下之惡名也陛下入其說而抱學負才之士棄矣小夫諸人猶

不已又取其不應和少罵譏者亦例嫌之曰我則彼毀爾矣默焉是與道學爲黨耳陛下又入其說而中立不倚之士以朋黨不用矣舉國中之士不陷于道學則困于朋黨唯其不能可否而自爲智無所執守而自爲賢然後竊箕子平康正直之說爲庸人自便之地而建皇極之論起夫箕子所謂有爲有猷有守是有材有道有操執之人也汝則念之斯須不可忘也不協于極而亦受之謂其雖有偏而終有用亦當收拾而成就之也今所謂道學朋黨正皇極所用之人也柰何棄之而取其庸人外若無過中實奸罔者而用之而謂之建皇極哉其故無他闘冗適尊異凡庸當奮興天下之大禍始于道學而終于皇極矣考官擬第一不用釋褐池州教授時天下益攻道學新昌黃文叔

者其魁也而先生其壻罷教授爲常州推官已而主管吏部架
閣文字開禧二年北伐以先生掌樞密院機速房大恐辭曰吾
方以先事造兵爲發狂必死之藥敢嚮邇乎得免因求補外水
心惜之薦以館職時王師已敗先生言善爲國者不執理以强
勢之所難常順勢以申理之所易今日之急復和而已等使力
尙有餘而惜和之早無使力已不足而恨和之遲天下繁委當
付俊傑今廟堂無能盡出胥吏使頭廬兒干政接踵婢酒蓋肉
瀾翻其家根本大壞矣政府愁悔召之然尙除正字將遷之會
以憂去服除還朝御史誣其盡以田賂蘇師旦罷嘉定中議起
之力辭不赴尋卒所著有山房集水心嘗以文字之任當寄之
先生其卒也哭之慟予從永樂大典中見先生集果絕工云　修

祖望謹案南仲少任俠既從水心始折節讀書時與中道人何蓑衣者頗能道人禍福光宗賜以宸翰先生非之廷對有云雲漢昭回至施之閭閻乞丐之夫已擬第一光宗見而不懌時鄭文肅公湜言事未報先生策中又微及之光宗乃曰鄭湜纔入六月周南何以知之湜固無愛君惻隱之心南亦顯非恬退之士遂被降又嘗爭過宮事

謝山跋南仲開禧奏後曰右周正字山房稾中擬開禧奏秦檜官諡敕也案建炎雜記曰秦檜之死其館客曹宗臣爲博士定諡曰忠獻議狀有道德高天地勛業冠古今之語開禧初李季章爲禮官請易以惡諡奏常定曰繆很議上侂胄謂同列曰且休且休遂止然忠獻之告已拘取矣

侂冑死乃復還之今宋史寧宗本紀大書奪秦檜爵諡以繆醜以李氏之言核之非其實矣予最愛敕中序鄂王冤狀淋漓悲壯事雖不果行要足以吐重泉之氣所當勒之鄂王墓道使百世共讀之者也

進士孫先生之宏

林先生居安 合傳

趙先生汝鐸 合傳

孫之宏字偉夫餘姚人也水心習學記言之作傳之者三人其一曰林居安瑞安人也其一曰趙汝鐸樂清人也而先生序其指曰學失其統久矣本朝關洛驟興近世張呂朱氏二三鉅公益加探討名人秀士鮮不從風先生後出異識超曠不假梯級

謂洙泗所講前世帝王之典籍賴以存開物成務之倫紀賴以著易彖象仲尼親筆也十翼則訛矣詩書義理所聚也中庸大學則後矣曾子不在四科之目曰參也魯孟子能嗣孔子然舍孔宗孟則本統離故根柢六經折衷諸子剖析秦漢訖于五季以文鑑終焉其致道成德之要如渴飲飢食之切于日用也指治摘亂之幾如刺腧中肓之速于起疾也推迹世道之升降品目人才之短長皆若繩準而銖稱之前聖之緒業可續後儒之浮論盡廢稽合于孔子之本統者也先生之論如此其于記言大旨蓋發明殆盡又稱水心以舊敵垂亡邉方數警別有後總祕而未傳則先生乃葉氏晚年入室弟子也鶴山先生嘗銘其母墓居安字德叟汝鐸字振文先生成進士不詳其官禮部侍

郎謚忠敏嶸叟其從孫也修

王先生植

王植字立之金華人文定公淮之從子也慶元中學禁正嚴先生以宰相家子匿姓名舍輜重從水心于窮絕處水村夜寂鄰舍一漁火隱約先生執書循厓且誦且思聲甚悲苦其中表有仕永嘉者月朔設集先生獨後至中表戲曰上學來耶自是每歲必一至水心講席叩以所得蓋力學之士也修

廉靖滕先生宬

滕宬雲濠案一作崴通字季度吳縣人知樞密院康之孫學于水心水心異其沈敏無不洞達舉直言極諫孝宗問知世家甚悅已而召試考官謂其輕己罷之其後果薦韓侂冑又忌之先生知其

意曰吾焉用渓滓風波閒哉遂不出水心奏賜康靖處士之號晚居吳之齊門窮僻處官于吳者知其賢多就見之淸語終日不及私　修

侍郎孟先生猷

孟猷字良甫隆祐太后曾姪孫而信安郡王孫也居吳水心入吳先生兄弟最先至恭謹退遜不異寒士其學以觀省密察爲主外所涉歷皆切于心身所覺知皆反于性凡情僞錯陳橫逆忽來幾若無所嬰拂而筋骸之束肌膚之會常得由于順正其專悟獨了動用不窮有非簡策所載者其立朝無黨與中立不倚士大夫敬愛之累官至籍田令時學禁正興建安長沙金華孔嘉象山諸弟子多入錮籍且盡獨先生超然不豫然以是不

欲官中朝請外補累遷至知信州及學禁漸弛諸君子稍賜環先生亦入爲都官郎累遷至尚右郎兵議起孔嘉弟子與之者多先生亦被使出淮東及事罷貶斥者多獨先生無及之者蓋其平心無競不立岸限故能立于禍患之表其後入爲軍器監累遷至刑部侍郎然亦終不爲當國者所容出知婺州已而以直龍圖閣將漕江東尋奉祠卒先生嘗爲詩有孟侍郎集尤愛汲引後進戶外之屨恒滿水心于先生之學惜其尚未能盡究古今之變博達倫類然以先生所得觀之蓋有用功于內者雖源流出于水心而其實自得爲多水心之言不足爲先生惜也

修

知軍孟先生導

孟導字達甫侍郎艮甫之弟也水心嘗曰予講學封門紅藥被野如葉俊流數十論難捷至艮甫最簡時然後言而達甫尤簡或終席不一語衆莫測其所至開與言時事無一不精切累官大理正知嚴州先生所至皆有聲性介甚一絲之餽一縷之遺無逮門者而敏甚弊山訟海皆得其情以聚財爲諱以察冤爲急出之以和平中正故自淳熙以後議擇理繁劇之臣先生未嘗不在選中然執政者曰此大儒先生所爲才非吾所爲才也卒不果用再知臨江軍復爲忌者所論罷而先生亦無意于當世矣閒居靜坐隱几嘘嗒驗學講德戒其子曰先后遺家多難再與家室俯仰百年而墜祐之澤遠矣若等衣食其力毋得與戚畹齒仕必由平進學必依雅儒鄉稱適口則膏粱疏毳禍附

身則綺羅贅矣時以爲名言 修

監當邵先生持正

邵持正字子文平陽人以父致仕恩爲監當水心初講學先生即在學舍中其後所至皆從之神暇語雋不輕變聲色工于歌詩駢體沈淪下吏不乖其年水心深痛惜之 修

陳先生昂 祖堯英

陳昂平陽人其大父堯英嘗三上書闕下論恢復事斥和議高宗令宰相召問長揖直指宰相奏罷之又三上書政府詆其誤國者也先生從水心三十年 修

知州趙懶菴先生汝讜

趙汝讜 雲濠案讜一作議 字蹈中大梁人爲水心文集序少倜儻有智

咯水心嘗過其家勸之曰名門子安可不學先生自是折節讀書與兄汝談齊名以恩補承務郎歷監行右藏西庫疏訟趙忠定寃佤胄使胡紘攻之坐廢十年登嘉定進士後知溫州居官有政績嘗言宗子不忘君孝子不辱身臨難則功業當如朱虛立身當如子政云修

監倉夏先生庭簡

夏庭簡字廸卿黃巖人也以進士授長溪簿少喜讀書林叔和趙幾道皆愛之往來長溪遂受業水心之門語不妄發問則博辯在官有能聲調監臨安鹽倉卒補

鹽官王拙齋先生大受

王大受字宗可一字拙齋饒州人也居吳水心弟子工詩水心

稱之爲人豪邁頗以經濟自負吳開府琚客之以異姓恩澤奏
爲紹興鹽官初過宮之諫浮言盈市先生因開府密察孝宗陛
下惟一子不審處利害忝國人騰口取名于家計大不便且羣
臣以父子禮故諍不敢止陛下何不出手詔曰皇帝體不安朕
所深知也卿且弗言須秋涼朕自擇日與皇帝相見也孝宗喜
其策卽令琚擬進手詔會宴駕不果黨錮之禍作胡紘等欲一
網盡之先生令開府密言于憲聖調劑其中事祕無人知者徐
忠文公徙南安蔡璉言其謀爲不軌先生力調護之一日侂冑
女歸寧忽致忠文書侂冑發函黯然卽移袁州尋歸故郡皆先
生所爲也開禧議和侂冑欲用先生先生謂金以首謀爲言通
單前書宜勿用平章銜姑以陳自强主之金問則答以今已遜

位侂胄疑其建明漸廣不從史彌遠之誅韓也水心門下士豫之者三人其二爲趙蹈中兄弟其一即先生也于是吳鋼白上其父開府調劑二宮之功且言先生實與密謀先生故負氣嘗得罪于樓宣獻公之兄又誚宣獻之文宣獻頗短之于彌遠而嗣秀王師揆言于朝曰王大受一布衣凡國之大謀皆欲討分彌遠亦畏先生之才氣命去袍笏編置邵武吳鋼不敢復言先生遂放浪于詩以終其身水心爲之序補

祖望謹案水心之門有爲性命之學者有爲經制之學者有爲文字之學者先生欲以事功見其門庭蓋又別爲一家惜乎未竟其用也又案先生亦預誅韓之謀

鄧求齋先生傳之附師曾丰

鄧傳之字師孟永豐人也年十三能作賦十七從前輩曾丰幼度遊所稱撙齋先生者也以族父約禮官永嘉因登水心之門歸作求齋記欲自求于內收放心于外又曰博約即顏子之所樂也二十一歲而卒周益公痛惜之所著有求齋稾易繫辭說一卷 補

縣令宋先生駒

宋駒字庇父宣獻公之後也南渡後居紹興乾淳之間諸儒有以觀心空寂之學起默視危拱無所論詰忽見道體者先生未信學于水心乃從事于古今倫貫物變終始所當究極用功甚銳家居或踰月不出野宿或兼旬不返以讀書爲樂由進士知壽春縣卒 補

學博王先生度

王度字君玉會稽人也學于水心以太學上舍入對問同舍時事所宜言則皆搖首曰草茅諸生何預時事乎曰不然罷賢良策進士當世要務無不畢陳自熙寧行之矣且更待何日于是暢所欲言而竟以此失上第教授舒州戶外之屨恆滿侍從薦之用爲太社令遷太學博士將召對益欲發舒以疾卒 補

領衛厲先生仲方

厲仲方字約甫原名仲詳東陽人也從水心學不遠千里同行獨閉一室未嘗窺戶以武學諸生舉第一任領衛官召試閤門舍人而先生非所好也尋出知安豐軍時韓侂冑謀開邊諜妄言金衰亂而先生適奏淮北飢民多叩關求接應者然非如諜

者之導以用兵也侂胄遽從夜半下其議據以起事于是論者以咎先生召還閤門出知和州權知廬州時方北伐先生以能被選俄召授左領衛中郎將金人內犯朝議憂在江北以先生防守建康先生有將才其在安豐種桑數十萬株懇田數千頃置歷陽軍實甚衆後人卒用其所造九牛弩射殺金驍將于城下又用其所製戰車敗之清水水心帥建康訪士于先生曰田琳可乃以之戍合肥而金不敢犯然先生未嘗識琳也金人屯定山十餘萬先生募后斌賢夏侯成再破走之金人留六合水心令先生往解圍則曰鹵且退矣不數日而果然已而復還領衛臺臣劾其附會開邊罷官奉祠尋從邵州先生慷慨自喜少爲陳同甫增又從水心素留意于事功之學故所至有稱自侂

胄死凡豫于開邊之役者不原其人之本末皆畫去之雖水心有所不免而先生竟以此死于邵州君子惜之修

常博戴先生栩

戴栩字文子永嘉人岷隱先生族子也學于水心得其旨要故明經之外亦高于文嘗云詩壞于衛宏之序春秋誤于公羊之傳易淆于三聖繫爻彖象之互入書失于孔壁序傳僞編之相亂周禮特周公大約之書當時有未必盡行者所著有五經說諸子辯論東都要略戴博士集成嘉定進士累官祕書郎湖南安撫司參議官太常博士補

知州孔靜樂先生元忠父道

孔元忠字復君商河人也父道遷居長洲靖康末以知兵干何

灌不見用南渡復從張俊有功錫王南下能以孤軍守鹽城嘗
歎士大夫鮮盡忠者故名子皆以忠先生少讀論語謂其父曰
率而行之可不媿教忠之訓矣水心先生官吳門見先生所著
論語說而奇之遂從受業其見賞亞于周南仲以世勛入仕累
調舍山尉水心將漕欲挽以自助先生謂巡尉法不出差監司
宜守法不宜任意水心是之不强也已而鎖廳登進士第先生
初不欲以右班官自見將應詞科至是乃止知金壇縣有善政
不久爲忌者所中罷改授淮西總領所藥局通判常州已而通
判臨安府皆有聲遷太常寺主簿大饗閱樂疏言本寺鐘磬于
十二律之外有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四淸聲而他律無之淸聲
者子聲也商角之不可勝宮猶臣民之不可勝君當黃鍾之林

鐘八律爲宮之時宮律俱長商角促短于理爲順惟夷則南呂爲宮則黃鐘大呂爲角角長于宮而民勝君無射應鍾爲宮則黃鍾大呂爲商太蔟夾鍾爲角商角並長于宮而臣民俱勝君故作樂當此四律爲宮則殺其黃鍾大呂太蔟夾鍾四正聲而用其四子聲仁宗皇帝嘗行之詔旨近世頗失此意非所以尊君乞行整正從之除太府寺丞歷知徽州處州皆以寬厚勤慎得民以疾奉祠先生和平無所矯亢而臨事以果嘗曰譽極而毀生利形而害起又曰溺名則違道爲利則忘義既致其事題其燕居之室曰靜樂其所著書曰豫齋集二十卷論語鈔十卷祭編五卷編年通攷七十三卷書集二卷攷古類編四卷雜書類聚二卷 補

進士袁先生聘儒

袁聘儒建安人紹熙進士水心之徒嘗述水心易說補

梓材謹案先生字席之紹熙癸丑進士陳直齋書錄解題述釋葉氏易說一卷謂正則爲習學記言易乃席之述釋

文懿趙南塘先生汝談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葉靖逸先生紹翁

葉紹翁號靖逸龍泉人 雲濠案厲鶚宋詩紀事稱先生字嗣宗建安人致甲錄所載高宗航海一條自稱本生祖日李穎士建之浦城人則建安其祖籍既嗣于葉始居龍泉 其學出于水心而西山眞氏與之最厚嘗著四朝聞見錄補

縣令毛先生當時

毛當時知同安縣嗣朱子嘗學于水心補

張先生垓

張垓字伯廣金華人也師事水心所以資給之者甚至水心帥建康辟爲司屬先是大愚得罪先生棄官追至信安爲之謀其行李同甫之被誣罪且不測先生奔走經營卒脫之補

忠文周先生端朝 別見嶽麓諸儒學案

通直陳潛室先生埴 別爲木鐘學案

忠肅陳先生韡

陳韡字子華侯官人朱呂門人孔碩之子也嘗從水心學登開禧進士賈涉開淮閫辟爲司幹官淮西告捷先生策金人必專向安豐而分兵綴諸郡使卞整張惠李汝舟范成進各以其兵屯廬州以待諭曰金將盧鼓搥新勝于滁驕乘銳急戰當持久困之不過十日必遁設伏邀擊之必可勝又使時青夏全候金

人深入以輕兵擣其巢穴第一策也其後金人果犯安豐先生
再如盱眙見劉琸調諸軍擣虛應援皆行先生之策遂有堂門
之捷差知眞州提點淮東刑獄遷至倉部郎中入對言臣所陳
夏周漢唐數君之事如布德兆謀任賢使能信賞必罰區處藩
鎮不事姑息規摹莫大于此盜起閩中帥王居安屬其提舉四
隅保甲先生有親喪辭之轉運使陳汶提舉常平史彌忠告急
于朝謂非先生莫可平起知南劒提舉汀州邵武兵甲公事詔
兼福建路招捕使賊急攻汀州淮西帥曾式中調兵由泉漳開
道入汀擊賊于順昌勝之兵大合先生親提兵至沙縣順昌將
樂清流宣化督捕所至克捷分兵進攻五賊營皆平之廠潭瓦
磜賊起之地夷其巢穴誅汀州叛卒諭降連城七十二砦汀境

皆平兼知建寧衢州寇汪徐來二破常山開化勢張甚先生命淮將李大聲提兵七百出賊不意夜薄其砦賊出迎戰見算子旗驚曰此陳招捕軍也皆大哭急擊之衢寇悉平知隆興贛寇陳三槍據松梓山砦出沒江廣所至屠殘詔節制江西廣東福建三路捕寇軍馬先生奏遣將劉師直扼梅州齊敏扼循州自提淮西兵及親兵擣賊巢穴兼知贛州斬將士之張皇賊勢及掠子女貨財者齊敏李大聲所至克捷分兵守大石堡斷賊樞道遂破松梓山三槍遁至興寧就禽斬隆興市初賊跨三路數州六十砦至是悉平詔獎以忠勤體國計慮精審進權工部侍郎仍知隆興未幾改知建康遷權工部刑部尚書沿江制置大使知潭州召爲兵部禮部尚書兼侍讀累拜參知政事知樞密

院事湖南安撫大使兼知潭州以寶文殿學士知福州召赴闕

洛致仕充體泉觀使授福建安撫大使兼知福州久之提舉沖

佑觀力請致仕景定二年卒年八十三贈少師諡忠肅參史傳

戴先生許

蔡先生仍合傳

戴許蔡仍與王汶皆水心之徒也水心嘗送之序云戴許蔡仍

王汶來自黃巖從王誠叟學參水心文集

少卿吳荆溪先生子良見下篔窗門人

劉氏門人

學士余先生嶸

余嶸字景瞻龍游人左相忠肅公端禮之幼子也幼學于劉靖

君淳熙十四年擢第官至寶謨閣學士卒贈龍圖閣學士光祿大夫忠肅在慶元係全定策國老平停僞學禁錮號南渡名宰先生接緒言而傳心印克爲名卿貢西山陳復齋尤敬重焉參劉後村集

附錄

劉漫堂通侍郎書曰輿人之誦在閩惟希元在浙惟侍郎然謂希元與人太寬而泛擇或有未精侍郎持己太嚴而聽受或有未廣未精則施行或誤未廣則聽受或偏某莫知其言之中否若必待知其中而後言則已晚矣故姑言之惟姑聽而姑容之補

梓材謹案謝山錄漫堂集此條作通徐侍郎嶸以時地考之蓋即先生而誤余爲徐也

王氏門人

尚書尢木石先生焴

尢焴字伯晦無錫人文簡公袤之孫也先生端平初徵爲將作監主簿後爲淮西帥以儒者守邊威惠兼濟累進工部尚書入爲翰林學士卒年八十三自號木石 參姓譜

祕書薛先生蒙

薛蒙官祕書與尢焴並王誠叟門人誠叟春秋傳紀二子守建與括皆爲刊于學 參溫州府志

戴先生許

蔡先生仍

王東谷先生汶 並見水心門人

篔窻門人季節附傳

少卿吳荊溪先生子良

吳子良字明輔號荊溪臨海人寶慶進士官至湖南運使太府少卿忤史嵩之罷從篔窻學亦曾登水心之門篔窻之統傳于先生所著有荊溪集其作隆興府學三賢堂記有曰道公溥不可以專門私學深遠不可以方冊旣貫羣聖賢之旨可以會一身心之妙充一身心之妙可以補羣聖賢之遺孰爲異孰爲同哉合朱張呂陸之說溯而約之于周張二程合周張二程之說溯而約之于顔曾思孟合顔曾思孟之說于孔子則孔子之道卽堯舜禹湯文武之道孔子之學卽皋益伊仲傅箕周召之學百聖而一人萬世而一時倘何彼此戶庭之別哉修

謝山跋木筆雜鈔後曰木筆雜鈔二卷諸書目皆云不知作者愚讀其書乃水心先生弟子故于永嘉諸公行事爲詳而所嚴事者則陳質愿書中有云予少時好爲譏切之文質愿袖以示水心水心曰儁甚吾鄉薛象先端明當吳之時未有吳之筆也吳似王逢原惜其好駡亦如之愚攷之水心集中有答吳明輔書乃質愿表弟當卽斯人也案明輔名子良後村集中有其挽詩曰水心文印雖傳嫡青出于藍自一家尚意祥麟來泰時安知怪鵩賦長沙忤因宮妾頭無髮去爲將軍手汗韡他日史官如立傳先書氣節後辭華其爲當時直節侍臣如此而宋史不作傳可怪也

聘君車玉峰先生若水 別見南湖學案

孫氏家學

忠敏孫先生嶸叟

孫嶸叟字仁則餘姚人第進士復中博學宏辭科官至禮部侍郎兼太子賓客卒謚忠敏著有讀易管見 參紹興府志

吳氏門人 季節五傳

承直舒閬風先生嶽祥

舒嶽祥字舜侯一字景薛寧海人也寶祐進士仕終承直郎受文法于吳荊溪荊溪序其集以異稟靈識稱之宋亡避地四明之奉化與戴表元相友善所著有史述漢砭補史家錄孫掔稾避地稾篆畦稾蝶軒稾梧竹里稾三史纂言談叢又有叢續叢

殘叢録雲溪案叢録當是叢録之誤昔遊錄深衣圖說共二百二十卷通曰

閬風集雲溪案永樂大典本閬風集十二卷收入四庫今多不傳然自水心傳于篔牕

以至荊溪文勝于學閬風則但以文著矣修

祖望謹案荊溪序閬風集以所傳屬之築閬風臺讀書其

上人稱閬風先生亦有宋之遺民也

隱君劉樗園先生莊孫

劉莊孫字正仲寧海人也其文學與舒閬風齊名亦荊溪弟子

所著有劉黃陂集雲溪案淸容居士稱先生有易志十卷詩傳音旨補二十卷書傳上下篇二十卷周官集傳二十卷春秋本義二十卷復著論語章指老子發微楚辭補注音釋深衣考所爲詩文曰芳潤稾凡五十卷又和陶詩一卷

與閬風同避地于奉化今但存姓氏于剡源集而已補

梓材謹案戴剡源集淸容齋記云淸容從遊之賢者天台

劉君正仲父以夷惠淸和之說爲齋銘又有和劉正仲詩

自註云劉毅樗圃則先生又與戴戶部相友善者也又案謝山修補學案以先生爲名侯字正仲攷任松鄉集謹齋記云上虞劉侯養明故侍御史忠公之猶子也蓋名侯者別一人今據清容等集以正之

舒氏門人　李節六傳

戶部戴剡源先生表元　別見深寧學案

林先生處恭

林處恭臨海人也性行醇篤受業于舒閬風所著有四書指掌圖弟子極盛水心之學至閬風師弟後無復存矣　補

宋元學案卷五十五終

龍川學案表

陳亮
鄭氏芮氏門人
徐氏再傳
安定四傳

喻民獻

喻偘

喻南強

吳深

子
遂

孫
思齊

附從父天澤

黃景昌

方鳳

子
樗

黃溍
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吳萊

宋濂

胡翰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柳貫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景昌見上全歸門人

吳貫

黃景昌見上全歸門人

謝翱父鑰並全歸講友

林懽

陳頤

錢鄜

郎景明

父鵬舉

方坦

陳楢

陳猛

金瀟

袁堅

何大猷

劉範

徐碩

孫貫

章湜

章濤

章渭

章海

樓應元 父民範

胡括

章椿

章輿

章允

周擴

呂約

盧任

周作

何凝

厲仲方別見水心學案

丁希亮別見水心學案

陳剛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呂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薛季宣別爲艮齋學案

葉適別爲水心學案

並龍川講友

倪樸

龍川學侶

王自中——彭仲剛 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龍川同調

宋元學案卷五十六

餘姚黃宗羲原本　後學慈谿馮雲濠校刊

男百家纂輯　鄞縣王梓材重校

鄞縣全祖望修定　道州何紹基重刊

龍川學案

祖望謹案永嘉以經制言事功皆推原以爲得統于程氏永康則專言事功而無所承其學更粗莽掄魁晚節尤有慚德述龍川學案梓材案是卷本稱永康學案謝山定序錄改稱龍川又案龍川在太學嘗與陳止齋等爲芮祭酒門人又先生祭鄭景望龍圖文稱之曰吾鄭先生則先生亦在鄭氏之門矣

鄭芮門人季節再傳

文毅陳龍川先生亮

陳亮字同甫永康人學者稱爲龍川先生生而目光有芒爲人才氣超邁喜談兵議論風生下筆數千言立就隆興初與金人約和天下欣然幸得蘇息獨先生以爲不可婺州方以解頭薦因上中興五論奏入不報已而退修于家學者多歸之益力學著書者十年先是先生嘗圖視錢塘喟然歎曰城可灌爾蓋以地下于西湖也至是孝宗即位蓋十七年矣亮更名同詣闕上書其畧云請爲陛下陳國家立政之本末而開今日大有爲之畧論天下形勢之消長而決今日大有爲之機書奏孝宗赫然震動用种放故事召令上殿將擢用大臣交沮之乃有都堂審察之命待命十日復上書言三事欲官之先生曰吾欲爲社稷開數百年之基寧用以博一官乎亟渡江而歸日落魄醉酒醉

時戲爲大言一士欲中之以其事首刑部侍郎何濬濬卽繳狀事下大理笞掠誣服爲不軌事聞孝宗知之陰遣左右廉知其事遂得免居無何家僮殺人于境適被殺者嘗辱先生父其家疑之聞于官復下大理時辛幼安棄疾羅春伯點素高先生才援之尤力復得免又與鄉人宴會同坐者暴死復下大理又得出先生自以豪俠屢遭大獄歸家益勵志讀書所學益博其學自孟子後惟推王通嘗曰研窮義理之精微辨析古今之同異原心于秒忽較理于分寸以積累爲工以涵養爲主晬面盎背則于諸儒誠有愧焉至于堂堂之陳正正之旗風雨雲雷交發而並至龍蛇虎豹變見而出沒推倒一世之智勇開拓萬古之心胸自謂差有一日之長與朱文公熹論皇帝王霸之學文公

雖不與而亦不能奪也先生感孝宗之知復上疏時將內禪不報由是在廷交怒以爲狂怪光宗策進士先生以君道師道對且曰臣竊歎陛下之于壽皇莅政二十有八年之閒寧有一政一事之不在聖懷而問安視寢之餘所以察詞而觀色因此而得彼者其端甚衆亦既得其機要而見諸施行矣豈徒一月四朝而以爲京邑之美觀也哉時上不朝重華宮羣臣迭諫皆不聽喜先生策謂善處父子之閒擢第一既知爲亮又喜曰朕擢果不謬孝宗在南內寧宗在東宮聞之皆喜授簽書建康府判官廳公事未上一夕卒吏部侍郎葉水心請于朝官其子非故典也端平初謚文毅修

百家謹案永嘉之學薛鄭俱出自程子是時陳同甫亮又

崛興于元康無所承接然其爲學俱以讀書經濟爲事嗤黜空疏隨人牙後談性命者以爲灰埃亦遂爲世所忌以爲此近于功利俱目之爲浙學

陳同甫集

自孟荀論義利王霸漢唐諸儒未能深明其說本朝伊洛諸公辨析天理人欲而王霸義利之說于是大明然謂三代以道治天下漢唐以智力把持天下其說固已使人不能心服而近世諸儒遂謂三代專以天理行漢唐專以人欲行其閒有與天理暗合者是以亦能久長信斯言也千五百年之閒天地亦是架漏過時而人心亦是牽補度日萬物何以阜蕃而道何以常存乎故亮以爲漢唐之君本領非不洪大開廓故能以其國與天

地並立而人物賴以生息惟其時有轉移故其間不無滲漏曹
孟德本領一有蹺欹便把天地不定成敗相尋更無著手處此
卻是專以人欲行而其間或能有成者有分毫天理行乎其閒
也諸儒之論爲曹孟德以下諸人設可也以斷漢唐豈不寃哉
高祖太宗豈能心服于冥冥乎天地鬼神亦不肯受此架漏謂
之雜霸者其道固本于王也諸儒自處者曰義曰王漢唐做得
成者曰利曰霸一頭自如此說一頭自如彼做說得雖甚好做
得亦不惡如此卻是義利雙行王霸並用如亮之說卻是直上
直下只有一箇頭顱做得成耳卽如太宗亦只是發他英雄之
心誤處本秒忽而後斷之以大義豈右其爲霸哉發出三綱五
常之大本截斷英雄差誤之幾微而來論乃謂非三綱五常之

正是殆以人觀之而不察其言也孟子終日言仁義而與公孫丑論勇如此之詳葢擠當開廓不去則亦何有于仁義氣不足以充其所知才不足以發其所能守規矩準繩而不敢有一毫走作傳先民之說而後學有所持循此子夏所以分出一門而謂之儒也成人之道宜未盡于此故後世所謂有才而無德有知勇而無仁義者皆出于儒者之口亮以爲學者學爲成人而儒者亦一門戶中之大者耳祕書不教以成人之道而教以醇儒自律豈揣其分量止于此乎不然亮猶有遺恨也卽如以下全氏補

張采謹案龍川于王霸二字未究端委故于諸儒之論不肯降服且如三代而下漢文宋仁最近仁義然謂其能治

人欲否龍川必欲以曹操一輩爲人欲則其說人欲淺矣

昔者三皇五帝與一世共安于無事至堯而法度始定爲萬世法程禹啟始以天下爲家而自爲之有扈氏不以爲是也啟大戰而後勝之湯放桀于南巢而爲商武王伐紂取之而爲周武庚挾管蔡之隙求復故業諸嘗與武王共事者欲修德以待其自定而周公違衆議舉兵而後勝之夏商周之制度定爲三家雖相因而不盡同也五霸之紛紛豈無所因而然哉老莊氏思天下之亂無有已時而歸其罪于三王而堯舜僅免耳使若三皇五帝相與共安于無事則安得有是紛紛乎其思非不審而孔子獨以爲不然三皇之化不可復行而祖述止于堯舜而三王之禮古今之所不可易萬古之所當憲章也芟夷史籍之煩

辭刊削流傳之訛謬參酌事體之輕重明白是非之疑似而後三代之文燦然大明三王之心迹皎然不可誣矣後世徒知尊慕之而學者徒知誦習之而不知孔氏之勞蓋如此也當其是非未大明之時老莊氏之至心豈能遽廢而不用哉亮深恐儒者之視漢唐不免如老莊當時之視三代也儒者之說未可廢者漢唐之心迹未明也故亮常有區區之意焉而非其任耳夫心之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人之所以與天地並立而爲三者非天地常獨運而人爲有息也人不立則天地不能以獨運舍天地則無以爲道矣夫不爲堯存不爲桀亡者非謂其舍人而爲道也若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與則舍人可以爲道而釋氏之言不誣矣使人人可以爲堯萬世

昔堯則道豈不光明盛大于天下使人人無異于桀則人紀不可修天地不可立而道之廢亦已久矣天地而可架漏過時則塊然一物也人心而可牽補度日則半死半活之蟲也道于何處而常不息哉惟聖人爲能盡倫自餘于倫有不盡而非盡欺人以爲倫也惟王爲能盡制自餘于制有不盡而非盡罔世以爲制也欺人者人常欺之罔人者人常罔之烏有欺罔而可以得人長世者乎不失其馳舍矢如破君子不必于得禽也而非惡于得禽也範我馳驅而能發必命中者君子之射也豈有持弓矢審固而甘心于空返者乎御者以正而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則兩不相值而終日不獲一矣射者以手親眼便爲能而御者委曲馳驟以從之則一朝而獲十矣非正御之不獲一而

射者之不正也以正御逢正射則不失其馳而舍矢如破何往而不中哉孟子之論不明久矣往往反用爲迂闊不切事情者之地亮非詭遇獲禽之多也正欲論當時御者之有罪耳高祖太宗本君子之射也惟御之者不純乎正故其射一出一入而終歸于禁暴戢亂愛人利物而不可掩者其本領宏大開廓故也故亮嘗有言三章之約非蕭曹之所能教而定天下之亂又豈劉文靖之所能發哉此儒者之所謂見赤子入井之心也其本領開廓故其發處便可以震動一世不止如見赤子入井時微眇不易擴耳至于以位爲樂其情猶可以察者不得其位則此心何所從發于仁政哉以天下爲己任其情猶可察者不總之于一家則人心何所底止自三代聖人固已不諱其爲家

天下矣天下大物也不是本領宏大如何擔當開廓得去惟是事變萬狀而眞心易以汨沒到得失枝落節處其皎然者終不可誣耳高祖太宗及皇家太祖蓋天地賴以常運而不息人紀賴以接續而不墜而謂道之存亡非人之所能預則過矣漢唐之賢君果無一毫氣力則所謂卓然不泯滅者果何物邪道非賴人以存則釋氏所謂千劫萬劫者是眞有之矣此論正在于毫釐分寸處較得失而心之本體實非闕飣餖合以成此大聖人所以獨運天下者非小夫學者之所能知使兩程而在猶當正色明辯比見祕書與叔昌子約書乃言諸賢死後議論蜂起有獨力不能支之意伯恭曉人也自其在時固已知之矣天地人爲三才人生只是要做箇人聖人人之極則也如聖人方是

成人故告子路者則曰亦可以爲成人來諭謂非成人之至誠是也謂之聖人者于人中爲聖謂之大人者于人中爲大纔立箇儒者名字固有該不盡之處矣學者所以學爲人也而豈必其儒哉子夏子張子游皆所謂儒者也學之不至則荀卿有某氏賤儒之説而不及其他論語一書只告子夏以汝爲君子儒其他亦未之聞也則亮之説亦不爲無據矣管仲儘合有商量處其見笑于儒家亦多畢竟總其大體卻是箇人當得世界輕重有無故孔子曰人也亮之不肖于今世儒者無能爲役其不足論甚矣然亦自要做箇人非專徇管蕭以下規摹也正欲攬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要以適用爲主耳亦非專爲漢唐分疏也正欲明天地常運而人爲常不息要不可以架漏牵補度時日

耳夫說話之重輕亦係其人以祕書重德爲一世所尊仰一言之出人誰敢非以亮之不肖雖孔子親授以其說纔過亮口則弱者疑之強者斥之巳願祕書平心以聽惟理之從盡洗天下之橫豎高下清濁白黑一歸之正道無使天地有棄物四時有剩運人心或可欺而千四五百年之君子皆可盡也故亮嘗以爲得不傳之絕學者皆耳目不洪見聞不慣之辭也人只是這箇人氣只是這箇氣才只是這箇才譬之金銀銅鐵鍊有多少則器有精粗豈其于本質之外換出一般以爲絕世之美器哉故浩然之氣百鍊之血氣也使世人爭騖高遠以求之東扶西倒而卒不著實而適用則諸儒之所以引之者亦過矣

某大槩以爲三代做得盡者也漢唐做不到盡者也故曰心之

用有不盡而無常泯法之文有不備而無常廢惟其做得盡故當其盛時三光全而寒暑平無一物之不得其生無一人之不遂其性惟其做不到盡故雖其盛時三光明矣而不保其常全寒暑運矣而不保其常平物得其生而亦有時而夭閼者人遂其性而亦有時而乖戾者本末感應只是一理使其田地根本無有是處安得有來諭之所謂小康者乎只日獲禽之多而不曰隨種而收恐未免于偏矣孔子之稱管仲曰桓公九合諸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又曰一匡天下民到于今受其賜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說者以為孔氏之門五尺童子皆羞稱五霸孟子歷論霸者以力假仁而夫子稱之如此所謂如其仁者蓋曰似之而非也觀其語脈決不如說者所云

故伊川所謂如其仁者稱其有仁之功用也仁人明其道不計其功夫子亦計人之功乎若如伊川所云則亦近于來諭所謂喜獲禽之多矣功用與心不相應則伊川所謂心迹元不曾判者今亦有時而判乎聖人之于天下大其眼以觀之平其心以參酌之不使當道有棄物而道旁有不厭于心者九轉丹砂點鐵成金不應學力到後反以銀爲鐵也前書所謂攪金銀銅鐵鎔作一器者蓋措辭之失耳王通有言皇墳帝典吾不得而識矣不以三代之法統天下終危邦也如不得已其兩漢之制乎不以兩漢之制輔天下者誠亂也已仲淹取其以仁義公恕統天下而祕書必謂其假仁借義以行之心有時而泯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泯可乎法有時而廢可也而謂千五百年常廢可

乎至于全體只在利欲上之語竊恐待漢唐之君太淺狹而世之君子有不厭于心者矣匡章通國皆稱不孝而孟子獨禮貌之者眼目既高于駁雜中有以得其眞心故也波流奔迸利欲萬端宛轉于其中而能察其眞心之所在者此君子之道所以爲可貴耳若于萬慮不作全體潔白而曰眞心在焉者此始學之事耳一生辛勤于堯舜相傳之心法不能點鐵成金而不免以銀爲鐵使千五百年之閒成一大空闊人道泯息而不害天地之常運而我獨卓然而有見無乃甚高而孤乎宜亮之不能心服也來書所謂天地無心而人有欲是以天地之運行無窮而在人者有時而不相似又謂心則欲其常不泯而不恃其不常泯法則欲其常不廢而不恃其不常廢此名言也而謂指其

須臾之閒偶未泯滅底道理以爲只此便可與堯舜三代並隆而不察其所以爲之田地根本無有是處者不知高祖太宗何以自別于魏宋二武哉來書又謂立心之本當以盡者爲法不當以不盡者爲法此亦名言也而謂漢唐不無愧于三代之盛時便以爲欺罔不知千五百年之閒以何爲眞心乎

亮大意以爲本領閎闊工夫至到便做得三代有本領無工夫只做得漢唐而祕書必謂漢唐並無些子本領只是頭出頭沒偶有暗合處便得功業成就其實則是利欲場中走使二千年之英雄豪傑不得近聖人之光猶是小事而向來儒者所謂只這些子殄滅不得祕書便以爲好說話無病痛乎來書所謂自家光明寶藏者語雖出于釋氏然亦異于這些子之論矣天地

之隔何物非道赫日當空處處光明閉眼之人開眼即是豈舉世皆盲便不可與共此光明乎眼盲者摸索得著故謂之暗合不應二千年之間有眼皆盲也亮以爲後世英雄豪傑之尤者眼光如黑漆有時閉眼胡做遂爲聖門之罪人及其開眼運用無往而非赫日之光明天地賴以撐拄人物賴以生育今指其閉眼胡做時便以爲盲無一分眼光指其開眼運用時只以爲偶合其實不離于盲嗟乎冤哉彼直閉眼耳眼光未嘗不如黑漆也一念足以周天下者豈非其眼光固如黑漆乎天下之盲者能幾赫日光明未嘗不與有眼者共之利欲汩之則閉心平氣定雖平平眼光亦會開得況夫光如黑漆者開則其正也閉則霎時浮翳耳仰首信眉何處不是光明使孔子在時必持出

其光明以附于長長開眼者之後則其利欲一時涴世界者如浮翳盡洗而去之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不亦恢廓瀟落闊大而端正乎今不欲天地清明赫日長在只是這些子殄滅不得者便以爲古今祕寶因吾眼之偶開便以爲得不傳之絶學三三兩兩附耳而語有同告密晝界而立一似結壇盡絶一世之人于門外而謂二千年之君子皆盲眼不可點洗二千年之天地日月若有若無世界皆是利欲斯道之不絶者僅如縷耳此英雄豪傑所以自絶于門外以爲立功建業別是法門這些好說話且與留著妝景足矣若知開眼只是箇中人安得撰到此地位乎祕書以爲三代以前都無利欲都無要富貴底人今詩書載得如此潔淨只此是正大本子亮以爲纔有人心便有許多

不潔淨革道止于華而亦有不盡概聖人之心者聖賢建立于前後嗣承底于後又經孔子一洗故得如此潔淨祕書亦何忍見二千年閒世界塗涴而光明寶藏獨數儒者自得之更待其有時而若合符節乎遷書改過聖人必欲其到底而後止若隨分點化是不以人待之也點鐵成金正欲祕書諸人相與洗淨二千年世界使光明寶藏長長發見不是只靠這些子以幸其不絕又誣其如縷也最可惜許多眼光抹漆者盡指之為盲人而一世之自號開眼者正使眼無翳眼光亦三平二滿元靠不得亦何力使天地清明赫日長在乎 以上復朱元晦書

宗羲案止齋謂功到成處便是有德事到濟處便是有理此同甫之說也如此則三代聖賢枉作工夫功有適成何必有

德事有偶濟何必有理此晦庵之說也如此則漢祖唐宗賢于僕區不遠蓋謂二家之說皆未得當然止齊之意畢竟主張龍川一邊過多夫朱子以事功卑龍川龍川正不諱言事功所以終不能服龍川之心不知三代以上之事功與漢唐之事功迥乎不同當漢唐極盛之時海內兵刑之氣必不能免卽免兵刑而禮樂之風不能渾同勝殘去殺三代之事功也漢唐而有此乎其所謂功有適成事有偶濟者亦只漢祖唐宗一身一家之事功耳統天下而言之固未見其成且濟也以是而論則言漢祖唐宗不遠于僕區亦未始不可

二十年之閒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迭相唱和不知其所從來後生小子讀書未成句讀者已能拾其遺說高自譽道非議前輩

以為不足學世之為高者得其機而乘之以聖人之道為盡在我以天下之事為無所不能麾其後生惟己之向欲盡天下之說取而教之頑然以人師自命吾深惑夫治世之安有此事而懼其流之未易禁也送王仲德序○以下全氏補

梓材謹案謝山又補錄同甫文集十二條今移入晦翁學案三條移入南軒學案一條移入止齋學案一條移入水心學案一條

為士以文章行義自名居官以政事書判自顯各務其實而極其所至各有能有不能卒亦不敢強也道德性命之說一興而尋常爛熟無所能解之人自託于其間以端愨靜深為體以徐行緩語為用務為不可窮測以蓋其所無一藝一能皆以為不足自通于聖人之道于是天下之士始喪其所有而不知適從

爲士者恥言文章行義而曰盡心知性居官者恥言政事書判而曰學道愛人相蒙相欺以盡廢天下之實終于百事不理而已及其徒旣衰熟視不平者合力共攻之無類之禍濫及平人出反之慘乃至此而予于其中受無類之禍尤慘送吳允成序

亮以狂豪馳騁諸公閒諸公旣敎以道德性命非不屈折求合然終不近與韓无咎

世之學者玩心于無形之表以爲卓然而有見此其得之淺者不過如枯木死灰得之深者亦安知所謂文理密察之道泛乎中流無所底止猶自謂其有得豈不可哀故格物致知之學聖人所以惓惓于天下後世也夫天下何物非道千途萬轍因事作則苟能潛心玩省于所已發處體認則知夫子之道忠恕而

已非設辭也

儒釋之道判然兩塗此是而彼非而溺于佛者直曰其道有吾儒所未及者否亦曰其精微處脗合無閒高明之士猶曰儒釋深處所差秒忽耳此如猩猩知酒之將殺己且駡而且飲之也夫使賊假募士之名得入帳下一旦起而縛之此李元平所以墮弄于李希烈也 以上與應仲實

陳平王陵之事使王陵發心不欲王諸呂皎然若日月之在上不幸而以此國破身亡其心皎然如日月之不可誣也若秖欲得直聲以爲在朝諸臣皆無我若此則濟不濟皆有遺恨耳使陳平心欲劉氏之安且委曲彌縫以爲後日計卽不幸或事未濟而死此心皎然不可誣也若半私半公則進退皆罪耳夫子

所謂仁者獨論其心之所主若泛然外馳雖爲善猶君子之所棄也復呂子陽

附錄

公天資異常俯視一世常以經綸天下自任壯歲應鄉舉擢爲巍然之選繼而補太學博士弟子員其生平議論以敵仇未雪爲國大恥六詣天闕上書皆主于恢復故及第後謝恩詩有云復讎自是平生志勿謂儒臣鬢髮蒼

公少以文名于天下至老方第常抱不平之恨故及第後謝宰執其啟云數十年窮居獻畝未諧豹變之懷五千言上徹冕旒誤中龍頭之選又云如某材不逮于中人學未臻于上達十年璧水一几明窗六達帝廷上恢復中原之策兩譏宰相無輔佐

上聖之能荷壽皇之兼容恢漢光之大度留張齊賢以貽主上俾宋廣平而冠羣儒靜言叨冒之多知自吹噓之力

王淮曰朱爲程學陳爲蘇學補

朱晦翁曰同甫才高氣粗故文字不明瑩要之自是心地不清和也

又曰同甫在利欲膠漆盆中

呂東萊與朱侍講書曰陳同甫近一二年來卻翻然盡知向來之非有意爲學其心甚虛補

危驪塘曰陳同甫上書氣振對策氣索蓋要做狀元也補

謝山陳同甫論曰自陳同甫有義利雙行王霸雜用之論世之爲建安之徒者無不大聲排之吾以爲是尙未足以

貶同甫蓋如同甫所云是其學有未醇而何不失爲漢以後人物孔明有王佐之才而學墮于刑名家要之固漢時一人豪也若同甫則當其壯時原不過爲大言以動衆苟用之亦未必有成迨一擲不中而嗒焉以喪遂有不克自持之勢嗟夫同甫當上書時傲倪一官且有踰垣以拒曾覿之勇而其暮年對策遂阿光宗嫌忌重華之旨謂不徒以一月四朝爲京邑之美觀何其謬也蓋當其累困之餘急求一售遂不惜詭遇而得之吾友長興王敬所嘗語予以同甫之才氣何至以一大魁爲驚喜至于對弟感泣相約以命服共見先人于地下是蓋其暮氣已見之證豈有淺衷如此而力能成事者予應之曰同甫之將死自其對

策已徵之矣不特此數語也故郎令同甫不死天子赫然用之必不能掩其言同甫論李贊皇之才以爲倘是積穀做米把纜放船之人蓋倘有所未滿同甫之失正坐亟于求舂而不需穀亟于求涉而不需纜卒之米固不得舂其船而失之水心于同甫惜其初之疾呼納說以爲其自處者有憾而又謂使其終不一遇不免有狷疾之歎可謂微而婉者也永嘉經制之學其出入于唐漢之間大畧與同甫等然止齋進退出處之節則渺渺不可及矣即以爭過宫言之同甫不能無愧心可謂一龍而一蛇者矣吾故曰論學之疏不足以貶同甫也至若反面事二姓之方回亦深文以詆同甫謂其登第後以漁色死非命是則不可信

者同甫雖可貶然未許出方同之口兒撫流俗人之傳聞以周内之哉

龍川講友

成公呂東萊先生祖謙別爲東萊學案

文憲薛艮齋先生季宣別爲艮齋學案

忠定葉水心先生適別爲水心學案

龍川學侶

倪石陵先生樸

倪樸字文卿浦江人也學者稱爲石陵先生其學大畧近陳同甫談兵說劒恥爲無用之學紹興末金人有南牧之信嘗曰依日月乘風雲以佐天誅此其時矣草書萬言欲以征討自效謂

金可以必滅者有五不可以不滅者亦有五而滅之之策有三其事勢相關不可緩者有七所謂三策者謂兵法先發制人今金雖有意犯我而事未舉則謀未定屯戍未備宜令諸將出其不意水陸並進襲其屯戍奪其要害使中原之民知所向慕然後車駕進駐江表以壯聲援以慰中原歸附之心則黃河以南可傳檄而定所謂疾雷不及掩耳者也若大軍已舉警備已嚴當令江淮之師堂堂之眾出壽春盱眙漣水以迎其前然後一軍出荆襄一軍出陳蔡以潰河洛一軍出隴蜀入散關以擾陜闕洛震動賊勢分而我專何有不濟若其鋒未可當宜斂江淮之兵列江而守虛西淮之地以待之金所恃者騎耳舟楫非其所長深入吾境臨江不敢輒渡吾據江不與之戰曠日持久糧

運不繼則士心危不自亂且自潰不戰而屈人之策也鄭先生伯熊見之歎曰男子男子當是時道德性命之學盛行先生獨與同甫講明其學凡所著述但以示同甫其知先生者亦惟同甫然皆不能諸于鄉同甫既累陷罪戾先生亦廢徙筠陽久乃得赦歸同甫晚得一第終不得有發舒而先生亦以窮老死其所著有輿地會元四十卷備列天下山川險夷戶口虛實以證其兵戰之所出又繪之為圖張之屋壁時時豫籌其策手指而心計冀萬一得當以用之晚雖坐廢猶著鑒轍錄五卷以痛國家禦侮用策之失聞者悲之先生卒後其所著輿地會元不傳謝皐羽嘗論定其文之可存者而吳淵穎及見其圖以為先生足跡所未至蓋亦未免有參差矛盾未為盡善者但其博而

有用以視黃茅白葦之徒直如曾蟓翼矣向使先生之學木之以伊洛之義理所就且將不止于此然要非今之學者所可及固未易以王霸並行而遽少之也可謂平允之論然予又旹考東萊之卒先生貽書同甫謂宜力學以紹其後而同甫咈然不說是則同甫之護前莫能洗其膏肓之病而先生晚年所見平實有不謬于伊洛者矣是不可不表而出之也卒之同甫附會光宗之不孝以取一第盡喪其生平而先生固窮不失其所守卽此一書可以見之水心爲同甫道甫作合志以爲道甫之才等于同甫而身後之名有殊故欲同甫以身後之力引而齊之先生直過于同甫而未有文如水心者淵穎又言之而不詳是以六百年來幾泯泯焉予爲摭拾于聲塵消歇之餘登之學錄

先生或可以少紓其沈屈也夫補

雲濠謹案主一宋元儒傳私記云先生以用兵制勝必須先審知地勢乃遍考羣書以當時州縣為準由漢以來其間郡縣離合廢置變名易實不可按辨者皆會而歸之于一凡古今帝王之所都禹貢山川之所經春秋列國之所在與夫古今關防津要戰守會盟之地故基遺迹搜括無遺其有乖謬爲之援據引證以相參考名曰輿地會元志又推古今華夷內外境土徼塞之遠近給爲一圖縱橫各丈餘張之屋壁手指心計何地可戰何城可守常思一效其能而時無知者獨陳同甫心敬之又云謝皐羽嘗取其所著書選爲一編號曰石陵倪氏雜著蓋服其學博而有用也

龍川同調

知州王厚軒先生自中

王自中字道甫平陽人也學者稱厚軒先生其所學大畧類陳同甫傲岸自喜目無世人嘗赴丞相坐有餽鹿至請賦之分韻

得方字先生擕滕朗唱曰世閒此物多爲馬贇匣還宜出上方丞相愷座客多恐先生飲啖自若乾道四年議遣歸正人先生伏闕三上書言今內空無賢外虛無兵當網羅英俊廣募忠力爲中原舉今之所遣是絕中原之望也時相以內空語怒因奏靖康士子伏闕幾召亂嘗者令伏闕者斬陛下即欲恕自中宜當遠竄上曰不可曰亦須編管曰不可曰送之遠郡聽讀上曰送近處乃斥之徽州上殊念先生忠諭臨安尹遣曉事人護之行是冬時相去位先生以書自通于尙書周操操奇之白其事以郊恩得自便成淳熙五年進士孝宗猶記其姓名累官分水令十年以中書舍人王藺薦召赴都堂未至上數以問近臣及見上曰望卿甚久對曰昨宰執已傳聖旨草茅微賤何自得此

因反覆陳數百言條出二疏其一曰臣嘗讀唐兵志有言蓄兵所以止亂也及其弊也反以爲亂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養亂未嘗不爲寒心今去古既遠井田之賦不可得而論矣所可論者惟唐初國無供軍之費而軍足以待事故自貞觀至開元百三十年之閒戰勝攻取伸縮如意自其法之廢天下大亂太祖皇帝有意于更革而當時議者未能遠謀故爲今日之計莫若取唐之意推而行之唐初民田皆從官給今兩淮荆襄西蜀三邊之地田之在官者往往散而爲民田民田正數之外包占尙多朝廷務寬邊民終不敢致詰臣請言之曰營田曰力田曰屯田曰官莊曰荒田曰逃絕戶田此邊田之在官者也曰元請佃田曰承佃田曰買佃田曰自陳願佃田此邊田之在民者也曰

義勇曰神勁軍曰弓弩手曰山水砦此過軍之在民者也州曰廂禁軍縣曰弓手鎭砦曰土軍其要地皆有戍軍此過軍之在官者也有官軍有民軍有戍軍之地又皆有城池若可以爲固矣然有城而不能守不如無城今戍軍往來僅同逆旅人之多寡不與城稱號爲義勇者又爲生生之具一旦有警則民必先逃而軍亦不能守矣守且不能奚暇議攻臣愚謂宜盡以並過州縣鎭砦分緩急爲三等以精卒配之多者至三五千人少者不下數百人然後以田之在民者家出一夫爲卒得免其田稅六七十畝家無常人人無常數取其強力武藝之堪充軍者而精其選使勇者知貴怯者知恥其民之田多者聽以田募客爲卒卒五人以其主戶爲伍長而免田稅二百畝十人則爲什長

田愈多者軍愈衆稅愈輕而階級又愈進入則有主客之恩出則有部曲之分租課悉循其初官無所與而新募流民官更量給之如此則主戶樂出其田募民而爲卒矣于是因民田之近于州者三十里內皆使家于州近于縣者二十里內皆使家于縣及新種之時乃以古制即田爲廬田事畢而後反使與所配之卒犬牙而居不爲營而爲坊爲民者因農隙以事武爲卒者皆分爲三番每季一上以給官司之役蓋一年之間番上者僅四月而餘月得自治生如是則軍民合一通饋問結婚姻皆有安居樂業之念而吾事集矣下至鎭砦亦莫不然去州縣鎭砦遠則聚而居之爲之府如唐法上府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立都尉將校之官爲保障戰守之具依險負阻相度經

營務合事宜名其軍曰衛府此民田也官田則官募軍或民分屯之悉從府衛之法每屯上至千二百人下至八百人名其軍曰屯府此官田也如是則並邊之地無一夫非卒皆思所以保家并全骨肉卒然有戎莫不協心畢力以死敵其與旅寓之軍聞風先潰者功相萬矣積以數年屯衛軍益强官軍使者勿補費益省恢復之後卽推其法于西北而屯衛之軍滿天下矣然又當遴天下忠良勤幹之賢不問文武爲之守令將帥授以方畧責以事功賢焉則久其任且使其子若孫之賢者得世其爵盡罷諸司而專以總領者統治之通融有無品節勞逸增鼓鑄以給其資置平糴以收其利遷移招集適于便宜者輒行于是練沿江之屯以壯邊軍之心練三衛之軍以爲順動之備又練

內地州縣軍以待不時之需令天下皆設武學立子弟所招效士以收翹楚之才文武並用軍民雜居化民爲卒化卒爲民使其聲勢足以相接密疏足以相維四頭八尾觸處俱應敵若猖狂來寇則淸野入守敵攻一處必虞諸處之師不免立營道柵分兵抄掠則所在府兵依其鄉井設伏出奇以破之若長驅深入則我表裏之軍夾而蹙之欲全師而出則我之諸軍隨而躡之持重徐行見可則止于是六飛親督侍衞之兵出臨江上氣勢既合斟酌號令明信賞罰務盡衆善無一毫舛差則北方豪傑舍二百年父母之國將安之乎孝宗韙之其一則言守令也次曰除籍田令上語大臣曰朕急欲用自中可與超遷又謂大臣曰自中必有所知可令薦舉于是監察御史適闕上欲即用

先生而宰相甚不喜右正言蔣繼周誣劾先生罷之然孝宗念之不衰知郴州蔡必勝陛辭上以其爲先生鄉人也謂曰人才難得王自中本無事等閒去之明年通判郢州道改知光化軍上所親擢也任滿入見光宗謂曰壽皇言卿可用以屬朕可留爲郎先生對曰朝列多不喜臣臣已累壽皇不敢復累陛下上終欲留之辭以母老乃知信州復召以御史王恬疏罷知邠州以中書謝原明之言罷知興化軍以高文虎封駁罷而先生亦遂病矣尋卒所著有王政紀原三卷列代年紀十二卷孫子新畧注二卷厚軒集五卷雲濠案謝山劄記作厚軒文集孫子新畧前後序歷代紀年水心葉忠定公與同甫合志之鶴山魏文靖公又別志之止齋之言曰道甫晚年抑才爲學去智爲恬假之以年何造不深則又非同

甫所可並語矣補

龍川門人季節三傳

太學喻先生民獻

喻民獻原名汝方義烏人與從子偘入太學爲諸生同甫爲其母夫人王氏志云夫人最愛幼子汝方勉使爲學又聞汝方能以學問自見于鄉里云參龍川文集

簽判喻蘆隱先生偘

喻偘字伯經原名宏義烏人其從父民獻首從同甫遊從數十人偕爲登慶元己未進士第累遷隆興觀察推官簽書鎮南節度判官請祠而歸築室夫人峯下曰蘆隱著有蘆隱類稾五十卷隨見類錄一二百卷當乾道淳熙間朱張呂陸四君子皆談性

命而闢功利學者各守其師說截然不可犯陳同甫崛起其旁獨以爲不然且謂性命之微子貢不得而聞吾夫子所罕言後生小子與之談之不置殆多乎哉禹無功何以成六府乾無利何以具四德如之何其可廢也于是推尋孔孟之志六經之旨諸子百家分析聚散之故然後知聖賢經理世故與三才並立而不廢者皆皇帝王霸之大畧明白簡大坦然易行人多疑其說而未信先生獨出爲諸生倡布橥綱紀發爲詞章扶持而左右之使同甫之門惡聲不入于耳皆其功也同甫再下詔獄先生與同志極力營解卒得出之 修

縣丞喻梅隆先生南强

喻南强字伯强偘之從弟也其父直方以先生與陳同甫類俾

從之遊時著錄牒者歲數千百人先生周旋其間獨能探深索隱語移日精銳鋒起同甫曰伯強凜然可畏也慶元中入太學爲富陽尉轉縉雲丞卒年七十一同甫之得罪也先生義形于色罵其同門言先生無辜受禍吾曹爲弟子當怒髮衝冠乃影響昧昧是得爲士類邪走東甌見葉水心訴冤水心曰子眞義士也卽秉筆爲作書數通先生又持走越袖見諸臺官誦言無忌卒直同甫之冤其爲文善馳騁下筆數千言不煩繩削而自合大篇短章恣人取去不甚愛惜惟存梅隱筆談十四卷修

梓材謹案萬氏儒林宗派陳氏學派有喻偘喻南強今據學案原表偘與南強之外又有喻宏喻寬案偘傳原名宏是一人也中庸寬柔以敎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則寬卽南強無疑同甫誌喻夏卿墓云孫男九人有偘有寬而無南強可證也

吳先生深

吳深全歸子思齊祖其先居處之麗水先生有奇才同甫以子妻之遂家永康

林先生慥

林慥永康人補

陳先生頤

陳頤永康人嘗從同甫遊

錢先生廓

錢廓字叔因浦江人沈靜和雅語如不能出諸口同甫甚嘉之初先生之兄抑任家事督先生以學而一錢不以假之或言汝兄私自爲計則怒曰汝離閒我友昆邪兄愛我者也其于貨幣

不以嬰心科舉之事亦不甚習也獨求有得于學其卒也葉水心甚惜之 修

郎先生景明 父鵬舉

郎景明永康人其父鵬舉與鄭文肅公善 修

梓材謹案先生之父名壽鵬舉其字也遣先生從同甫遊卒年四十七同甫爲志其墓

方先生坦

方坦浦江人同甫嘗云坦從予遊一日其父來視坦每進見子亦若諸生然其恭而篤于教子如此 修

陳先生檜

陳先生猛 合傳

陳檜縉雲人章侍郎服之甥與其弟猛同學于龍川者也 修

金先生潚

金潚字伯淸金華人從同甫遊

凌先生堅

凌堅浦江人孤童力學其母何氏督之曰吾之不死以待汝者欲持以見汝父于地下也先生感奮卒能以學行自見同甫患難先生每關切相䘏走云 修

何先生大猷

何大猷字少嘉義烏人同甫之婦弟也同甫在獄營救不愛其力浙江風濤之險一日往返兩浙之幾至覆溺嘗曰吾未知前輩所謂不傳之學安在而敢自棄乎同甫又稱其事母孝事兄敬而行甚醇謹云 修

太學劉先生範

劉範金華人太學諸生原名淵雲濠案龍川誌先生父和卿墓云金華劉範十年前名淵嘗與二三子從予學有聲三舍間同甫稱其頃刻不輟于學修

徐先生碩

徐碩永康人務學不輟其文日進修

孫先生貫

孫貫字沖季永康人從事于王霸之學甚銳年二十三而卒同甫率門人盧任徐碩周擴呂約周作喻宏喻寬何凝胡括錢廓方坦臨其葬而銘之修

章先生湜

章先生濤合傳

章先生渭合傳

章先生海合傳

章湜永康人侍郎服之子也與其兄濤渭海俱從學于龍川初同甫微時聲名未立侍郎首識之即令諸子從學而先生爲叔父後補

樓先生應元父民範

樓應元東陽人也父民範工詩文與同甫善先生亦工詩文補

胡先生括

胡括永康人同甫謂其可與共學修

章先生椿

章先生與合傳

章先生允合傳

章椿孔康人龍川誌其母田氏墓云始余于送往事居之禮缺然未知所圖託于講授以自衣食而章氏之子椿實左右之明年其弟與允相繼至參龍川文集

周先生擴

周擴孔康人龍川嘗銘其母黄氏墓同上

呂先生約

呂約孔康人龍川誌其母夫人夏氏墓云又贊呂君教其前母之子約必使自見于士林同上

盧先生任

周先生作合傳

何先生疑合傳

梓材謹案三先生並龍川門人見上孫先生貫傳

領衞厲先生仲方

丁少詹先生希亮並見水心學案

教授陳先生剛別見槐堂諸儒學案

王氏門人

提舉彭先生仲剛別見麗澤諸儒學案

吳氏家學季節四傳

知軍吳松淵先生遂

吳遂永康人全歸子思齊父累官知廣德軍學者稱爲松淵先生

縣丞吳全歸先生思齊 附從父天澤

吳思齊字子善永康人松淵先生子先生少穎悟倣父爲古文即可誦季父國子監丞天澤器之悉授以所學由任子入官監臨安府新城稅後調爲嘉興丞數以書與用事者言賈似道毋喪不宜用幽節又言御史俞浙以論謝堂去職宰相附貴戚塞言路如朝廷何凡所爲要以直遂其志第知有是非不知有毀譽禍福也宋亡隱浦陽家無儋石之儲有勸之仕者輒謝曰譬猶處子業已嫁矣雖凍餓不能更二夫也所善惟方鳳謝翶相與放遊山水閒登嚴陵山慟哭西臺自號全歸子學者尊其行爭師之年六十四手編聖賢順正考終之事曰俟命錄錄成賦

詩別諸友遂卒

全歸講友

文學方存雅先生鳳附子樗

方鳳一名景山字韶父浦陽人生有異材嘗出遊杭都盡交海內知名士將作監丞方洪奇其文以族子任試國子監舉上禮部不中第主閤門舍人王珷家教其二子大小登後以特恩授容州文學未幾宋亡先生自是無仕志益肆爲汗漫遊一日復遊杭大登爲邏國臣奉使上國相持泣下先生欲與俱行人勸止之先生善詩通毛鄭二家言晚遂一發于詠歌音調淒涼深于古今之感臨沒屬其子樗題其旌曰容州示不忘也嘗謂學者曰文章必眞實中正方可傳他則腐爛漫漶當與東華塵土

俱盡性不喜佛老讀唐傅奕傳壯其爲人摭奕後闢異教者數十事題之曰正人心書尙未完他所著詩三千餘篇曰存雅堂稾吳晉卿吳立夫柳道傳諸文章家皆出其門樗字壽父亦精于詩參浦陽人物記

參軍謝晞髮先生翱父鑰附門人吳貴

謝翱字皐羽長溪人父鑰通春秋先生世其學試進士不中倜儻有大節會文丞相天祥開府延平長揖軍門署諮事參軍已復別去及丞相被執以死先生悲不能禁隻影行浙水東嚴有子陵釣臺先生設丞相主再拜伏酹號慟者三乃以竹如意擊石作楚歌招之歌闋竹石俱碎性嗜佳山水雁山鼎湖蛟門候濤沃洲天姥四明金華洞天搜奇抉祕即著遊錄遊倦輒憩浦

陽江源及睦之白雲村尋隱者方韶父鳳吳子善思齊晝夜吟詩不自休婺睦人士翕然從其學至元甲午去家武林西湖上明年肺疾作瀕死屬其妻曰吾去鄉千里交遊惟方韶父吳子善最親愼收吾文及吾骨授之已而韶父等至葬之子陵臺南以文稾殉伐石表之曰粵謝翺墓無子其徒吳貴祠之月泉書院先生每慕屈平托興遠遊自號晞髮子所著手鈔詩八卷雜文二十卷唐補傳一卷南史補帝紀贊一卷楚辭芳草圖補一卷宋鐃歌鼓吹曲各一卷睦州山水人物古蹟記一卷淅陽先民傳一卷天地間集五卷東坡夜雨句圖一卷浙東西遊記九卷 參宋文憲集

全歸門人 季節六傳

黃田居先生景昌

黃景昌字淸遠浦江人從方鳳吳思齊謝翱遊通五經自號田居子從黃氏補本錄入

方氏門人

文獻黃文貞先生溍別見滄洲諸儒學案

貞文吳淵穎先生萊

吳萊字立夫浦江人集賢大學士直方子也生有奇質四歲母盛口授孝經論語輒成誦七歲能屬文族父幼敏家多書公往私挾一編歸盡夜讀竟又復往易幼敏知而覩之乃漢書也幼敏指谷永杜鄴傳曰汝能記是當不汝責先生琅琅誦之不遺一字幼敏以爲偶熟此卷三易他編盡然因悉出藏書使讀之

方詔父見而歎曰明敏如此子雖汝南應世叔不足過也悉以所學授焉自是益博極羣書至于制度沿革隂陽律厯兵謀術數山經地志字學族譜之屬無所不通延祐七年以春秋舉上禮部不合退居深裊山中益窮諸經之說所造愈精著述甚多（雲濠案元史本傳先生著有尚書標說六卷春秋世變圖二卷春秋傳授譜一卷古職方錄八卷孟子弟子列傳二卷楚漢正聲二卷樂府類編一百卷唐律刪要三十卷文集六十卷他如詩傳科條春秋經說胡氏傳證皆未脫稾）宋景濂胡仲子皆尊師之至元六年卒年四十四門人私謚曰淵穎先生再謚貞文（百家記）

文肅柳靜儉先生貫（別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黃田居先生景昌（見上全歸門人）

謝氏門人

黃田居先生景昌見上全謝門人

吳氏門人存雅再傳

文憲宋潛溪先生濂

教授胡長山先生翰並見北山四先生學案

宋元學案卷五十六終